

中 國 皇 帝 后 百 位

元 趙

吳 恒



ONE HUNDRED BIOGRAPHYS
OF THE EMPERORS AND
EMPRESSES IN CHINA

中国皇帝皇后百传



赵 恒

远方出版社

目录



赵 恒

第一章	继位风波	(1)
第二章	努力刷新政治	(21)
第三章	澶渊之战	(41)
第四章	崇信道教掀热潮	(60)
第五章	后期内政	(101)
第六章	宠幸之臣	(123)
第七章	又是一番争斗	(154)

元 昊

第一章	夏州地方政权	(181)
第二章	元昊立国	(203)
第三章	与周边民族的关系	(228)
第四章	晚年风云	(301)
第五章	元昊时西夏文化	(314)



第一章 继位风波



赵

恒

一、长兄狂次兄亡

太宗长子元佐，字惟吉。初名德崇，太平兴国八年（983）改为元佐。太祖之子德昭的长子，为太祖喜爱，起名德雍；太平兴国八年，元佐兄弟改名时，德雍改名惟吉。元佐的字竟与侄子的改名相同，令人奇怪而且不解。

元佐和真宗同母，是太宗的李贤妃（944~977）所生。太宗时，李氏为夫人；真宗即位，追封贤妃，后又上尊号为皇太后，有司上谥曰元德。后来，以“元德皇后”的尊号，升祔太宗庙室。

元佐从小聪明机警，长得又很像太宗，所以，太宗很钟爱他。太平兴国三年（978），元佐年方13岁，跟随太宗去近郊打猎，有一只兔子跑过太宗所坐的车前面，太宗让元佐去射，元佐一箭射中，大受赞赏。

太宗即位初期，要安抚皇室，坐实三传约的“金匱之盟”，示天下以大公，故而在给弟弟廷美、太祖之子德昭和德芳、廷美之长子德恭封官加爵之时，绝未及自己的儿子。但他心中，未尝不刻刻以传子为念。太平兴国六年（981），出现所谓廷美悖逆之事，即是太宗欲遂传子之欲的结果。此前，太祖之子德昭、德芳两人已分别在太平兴国四年（979）和六年死去，再除去廷美，太宗传大位于儿子就没有什么大障碍了。太平兴国





七年（982）五月，廷美被罢官削职，送往房州（今湖北房县）安置。七月，太宗就封长子德崇（即元佐）为卫王，次子德明（即元僖）为广平郡王，德崇检校太傅，德明检校太保，并同平章事。这还仅仅是使相，并无干政之权。于是，太宗又诏卫王和广平郡王轮日往中书视事，使他们实际具有了宰相的权力，开始参预国家大事了。

太宗此时封长子、次子为王，与他继位时封廷美为齐王、德昭为武功郡王的情形颇为相似；而让卫王与广平郡王轮日往中书视事，则比他初继位时的措施又进了一步，更加明确了德崇、德明分别是第一、第二继承人的实际地位。德崇此时十七岁，当能体会其父的一片深情厚意。然而，当廷美贬往房州时，德崇却“独申救之”，太宗不听。太平兴国九年（即雍熙元年，984）正月，廷美死于房州，元佐闻知此消息，遂感心疾，时人以为发狂，于是不能奉朝请。仔细推究此事，元佐实是不满太宗迫害其叔廷美，并且以“发狂”的举动拒绝储位之选的。《司马光日记》说元佐“由是失爱”从此退出了继位人地位的争夺。

元佐不直太宗迫害廷美之所为，主动退出皇储之列后，自暴自弃，喜欢做残忍的事情，不遵守法度。左右服侍的人有小的过失，他也要拿刀去砍；仆吏走过庭院，往往弯弓射之。太宗多次严厉训斥，他都不改。太平兴国九年的夏秋之际，元佐的狂病更加厉害，太宗深为他担忧。雍熙二年（985）九月元佐的病情有所好转，太宗十分高兴。重阳节时，太宗召集几个儿子在宫苑中饮酒作乐，因元佐病刚好，便未召他预会。傍晚，他弟弟陈王元佑（即元僖）等人在宴会结束后去看望他，元佐知道了太宗设宴的事，对元佑等人说：“汝等与至尊宴射而我不预焉，是为君父所弃也。”于是发怒，到半夜，把侍女姬妾等关在房内，纵火焚宫，到天亮，烟火仍未停息。太宗猜测火必定是元佐所放的，命令将元佐带到中书，派御史去推





问。元佐看到放在面前的巨大的木枷，十分害怕，便说出了实情。太宗派人内都知王仁睿对元佐说：“汝为亲王，富贵极矣，何凶悖如是！国家典宪，我不敢私，父子之情，于此绝矣。”元佐无言以对。陈王元佐等太宗的儿子们和宰臣、近臣，都号泣营救，太宗流着眼泪说：“朕每读书，见前代帝王子孙不率教者，未尝不扼腕愤恨，岂知我家亦有此事！朕为宗社计，断不舍之。”遂下制，废元佐为庶人，送均州（今湖北十堰东北）安置。太宗对宰相说：“比者内外安宁，方思自适，而元佐纵火，实挠朕怀。”宰相宋琪等人说：“尧、舜有丹朱、商均，此不足以累圣德。元佐苟无心疾，当不至是，惟陛下开释。”宋琪又率百官三次上表，请求把元佐留在京师。太宗同意。元佐已上路南下，走到黄山，被召还，置于南宫，派使者监护，不通外事。元佐的幕僚楚王府諮议赵齐、王邈、翊善戴玄以“辅导无状”的罪名请求处罚，太宗却说：“朕教训犹不从，岂汝等所能赞导耶！”释其无罪。看来，太宗对儿子还是了解的，对其病因也是清楚的，还没有委过于人。这一年，元佐才二十岁，从此便被幽禁于南宫之中。

自太平兴国七年（982）七月，德崇封卫王，同平章事，“赴上于中书”后，虽未任开封尹，也隐然有继位人的地位。太平兴国八年（983）十月，德崇兄弟五人改名，德崇改名为元佐，进封楚王，仍加同平章事。这一段时期，元佐虽因申救叔父廷美而得心疾，“或经时不朝请”，但是太宗仍然十分宠爱这位相貌类己而且爱好武事的儿子，并未因其有病而唾弃他，而让元佐仍然处于第一继承人的地位。

这一期间，朝廷有一大事，就是宰相赵普的罢职。作为开国元臣的赵普，在太平兴国六年（981）九月复相；太平兴国七年（982）四月，帮助太宗锻造廷美之狱，除去太宗传子之障碍。太平兴国八年（983）十月，当元佐兄弟进封之日，赵普罢相。这并非偶然之巧合，而是有其深意的。元佐不满迫害





廷美之举，敢犯龙颜而申救之，则对迫害廷美的主要帮凶赵普，憎而恶之，实属必然。太宗思虑，亦当及此。为维护元佐地位计，太宗当然不能让赵普继续担任宰相了。因此，赵普之罢相，当与元佐有关。

至道三年（997）三月，太宗去世。李皇后勾结参知政事李昌龄、知制诰胡旦、宣政使宦官王继恩等人，企图撇开已立为太子的赵恒，用“立嗣以长”的借口，拥立元佐继位为皇帝，结果由于宰相吕端处置得宜，未能得逞。五月，户部侍郎、参知政事李昌龄责授忠武节度（治今河南许昌）行军司马，宣政使、桂州观察使王继恩责授右监门卫将军，均州（今湖北均县西北）安置，已责降为安远节度行军司马的胡旦，削籍流浔州（今广西桂平）。在这场政变阴谋中，身为拥戴对象的元佐，似乎并不知情，亦未曾参与其事。所以，当李昌龄等人被责降后，六月，真宗追尊他与元佐的母亲陇西夫人李氏为贤妃，以元佐为左金吾卫上将军，复封楚王，同意元佐养病，不入朝参拜。真宗打算去元佐家探望，元佐固称自己有病，并说：“虽来，不敢见也。”从此以后，元佐终身没有见过真宗。

作为同母弟的真宗，对待元佐甚好。元佐生日，真宗赐以宝带。真宗一朝，元佐先后加官左卫上将军，拜太傅，迁太尉兼中书令，又加太师、尚书令兼中书令，遂拜天策上将军、兴元（今陕西汉中东）牧，赐剑履上殿，诏书不名。后又加兼雍州牧、兼江陵牧。

仁宗天圣五年（1027）五月，元佐去世，享年 62 岁，赠河中、凤翔牧，追封齐王，谥恭宪。宗室子弟特给假七日，以卤簿鼓吹导至永安，陪葬太宗的永熙陵。

元佐在真宗即位时，年方 32 岁，从此得以优游自适达三十年之久，尊崇富贵，直至去世，晚年是颇为幸运的。

太宗次子元禧，与元佐同年生，但不是一母所生，生月小于元佐，故排行第二。



元僖初名德明，太平兴国八年（983）十月，改名元佑；雍熙三年（986）七月，又改名元僖。

元僖“丰肥，舌短寡言”与太宗相貌不同。太平兴国七年（982），元僖出阁，七月，授检校太保、同平章事，封广平郡王，与兄元佐轮日赴中书视事，从此步入政坛。太平兴国八年（983）十月，进封陈王，改名元佑。同时改名封王的，除元佐外，还有太宗的三子、四子、五子。此时，元僖仅为太宗封王的五子之一，连老大元佐也没有担任被视为储位之职的开封尹，更遑论元僖了。论排行，元佐居长；元佐又貌似太宗，得到太宗及李皇后的赏识与喜爱，因此，继位人的地位当然首先要让元佐占有了。此时的元僖，究竟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做了些什么，现存的宋代史籍，并无明确记载，但是仔细考察，仍有蛛丝马迹可寻。

雍熙二年（985）九月，元佐以罪被废，元僖因此而得益。在元佐被废事件中，元佐得知太宗召诸王宴射而自己不予会，是促其犯罪的因由，而元佐得知此事，史籍明载是因陈王元佑（即元僖）宴罢过访。元僖等对元佐说了些什么，现存史籍未见记载。元佐听后，愤怒地说：“汝等与至尊宴射，而我不预焉，是为君父所弃也！”语气沉重，显然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。这种刺激，不可能来自别外，只能是由元僖等人对元佐所言引起的。这种刺激，直接导致了元佐举火焚宫的罪行。而太宗又竟能预先知道元佐府第中起火并非偶然，当然是有人预先向太宗作了报告，这个人十有八九就是元僖。元僖深知，自己对元佐所说的话必然会刺激他发狂，做出过火举动，故而抢先报告太宗。元佐的焚宫之举，令太宗难以纵容，只得流着眼泪说，父子之情，于此已绝。至此，元佐彻底被摒出皇位继承人之列，与皇储之位无缘了。

元僖在雍熙二年构陷元佐，并非偶然，而是客观形势使然。



雍熙元年（984）七月，太宗曾对宰相说：“近有人上章，言及储贰者。朕万几之暇，颇读前书，备见历代皇子踪迹，国家宗嗣，岂不在心？却缘事理之间，有所未可。朕于诸子，常加训励，见今僚属，悉择良善之士以辅翊之，至于舆台皂隶之辈，并是朕亲自选择，不欲令奸佞巧佞之人在左右。读书自有常，但缘年方幼小，未有成人之性，且欲令在左右，旦夕见好人。更待三五年后，各渐成长，自然别有道理。朕于处驭，必得其宜。”“事理之间，有所未可”，究竟指何事而言，话中未挑明，但很有可能是指元佐有病，不能因此而摒其于储位之外。而“三五年后”的话，则不啻是宣告了三五年内必定要确立储贰之位的。元僖听了此话，焉能不在心？

到了雍熙二年，元佐病情有好转，太宗喜不自禁，饮酒作乐，以示庆祝，对元佐的喜爱之情，溢于言表。如果元佐病情进一步好转，是很有可能出任开封尹，当上准皇储的。这就绝了元僖登上储位的路，元僖不能不有所行动了。于是，出现了元佐焚宫之事，为元僖登上储位扫清了道路。因此，如说元佐纵火事，其中没有元僖经营储位的因素在内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元佐被废了，皇储的第一个考虑者是元僖了。一年以后，他初步如愿了。

雍熙三年（986）七月，元佑改名元僖。十月，太宗以陈王元僖为开封尹、兼侍中。元僖顺利地成为了准皇储。以户部郎中张去华为开封府判官，殿中侍御史陈载为推官，并召见两人，对他们说：“卿等朝之端士，故兹选用，其善佐吾子”。还各赐钱百万。不久张去华调任它职，又命吕端为开封府判官。《默记》卷上曰：“太宗长子楚王元佐既病废，次即昭成太子元僖封许王，最所钟爱。尹开封府，择吕端、张去华、陈载一时名臣为之佐。礼数优隆，诸王莫比，将有青宫之立。”于此可知，元佐之被废与元僖之得宠是密切相关的。



就在元佐成为准皇储的雍熙三年，宋军有雍熙北征之惨败。五月，赵普向太宗奏上他著名的《谏雍熙北伐》奏疏，并附有劄子，因而获得太宗嘉许。雍熙四年（987）十一月，赵普获批准，自山南东道（治襄州，今湖北襄樊）到京师开封朝见。于是，促成了元偁与赵普的密切交往。

赵普的《谏雍熙北伐疏》，天下闻名，通常称之为《班师疏》，因为该疏认为北伐时机不当，应赶快班师，并加强边防。元偁深为赞同赵普的观点。雍熙四年（987）四月，太宗又将大发兵讨伐辽国，派使者到河南北诸州，募丁壮为义军，京东转运使李惟清上疏争之，宰相李昉等人也上奏反对。22岁的元偁也上疏，要求在河南诸州，停罢招募丁壮之举，为太宗采纳。这说明，太宗、元偁、赵普三人在处理对辽事宜方面，有了很多共识。因此，雍熙四年十二月，赵普到京城朝见太宗时，太宗召升殿慰抚，赵普见了太宗，感咽不语，太宗亦为之动容。这时，元偁虽已任开封尹一年多，但地位还不能说是稳固的，有元佐复出之忧，因而极需有一强有力的援助之人。赵普为开国元老，刚好是有能力制服群臣，并且又不为元佐所喜，必不会帮助元佐的，这正是元偁需要的援助者。因此，当元偁看到太宗优待赵普之情形后，立即上疏，要用重新任用赵普为宰相。元偁在疏中说：

臣伏见唐太宗有魏玄成、房玄龄、杜如晦，明皇有姚崇、宋璟、魏知古，皆任以辅弼，委之心膂，财成帝道，康济九区，宗社延洪，史策昭焕，良由登用得人也。今陛下君临万宇，焦劳庶政，宵衣旰食，以民为心，历选前王，诚无所貶，而辅相之重，未偕曩贤。况为邦本于任人，任人在乎公共，公共之道，莫先于赏罚，斯政之柄也。苟赏罚匪当，即淑慝莫分，朝廷纪纲，渐致隳紊。必须公正之人，典掌衡轴，直躬敢言，以辨其得失，然后彝伦式序，庶务廉济。普



开国旧老，得参帷幄，厚重有谋，忠诚言事，不苟求恩顾以全禄位，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，此真圣朝之良臣也。窃闻佞巧之辈，朋党比周，众口嗷嗷，恶直丑正，恨不斥逐遐徼以快其心。何者？盖虑陛下之再用也。然公说之人，咸愿陛下复委之以政事，启沃君心，羽翼圣化，国有大事使谋之，朝有宏纲使举之，四目未察使明之，四聪未至使达之。官人以材则无窃禄，致君以道则无苟容，贤愚洞分，玉石殊致，当使结朋党以驰骛声势者气索，纵巧佞以援引侪类者道消，沈冥废滞得以进，名儒懿行得以显，大政何患乎不举，生民何患乎不康？匪逾期月之间，可臻清静之治。臣智虑庸浅，发言鲁直，伏望旁采群议，俯察物情，苟用不失人，实邦国大幸。

太宗看到元偓的奏疏，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准备第三度起，赵普任宰相。

端拱元年（988）正月，赵普在开封参加籍田之礼。二月宰相李昉罢政，授右仆射，任命赵普与吕蒙正并为宰相，赵为太保兼侍中，吕蒙正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。普时年67岁，吕蒙正45岁。

吕蒙正是太宗即位后第一次贡举即太平兴国二年（97贡举的状元，是太宗一手培养的亲信。从中进士到任宰相，不过十二年时间，因此太宗担心他威望不够，“藉普旧德为表率也”，于是任命赵普为首相，并且告诫赵普：“卿勿以高自纵，勿以权势自骄，但能谨赏罚，举贤能，弭爱憎，何军国之不治？朕若有过，卿勿面从，古人耻其君不为尧、舜，卿其念哉！”这是明白地警告赵普不要弄权。

就在赵普拜相之日，元偓及其弟四人也被加官，陈王元进封许王。

太宗和元偓父子两人，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，都选中了



普担任宰相，因而对赵普也比较信任和支持，使赵普在短短一年时间内，能够贬逐枢密副使赵昌言等人，诛杀太宗亲信侯莫陈利用，和平处理西北边防事宜，一时朝纲大振。随着赵普威权的大振，竭力支持、拉拢赵普的元僖，其准皇储的地位更加巩固了。也许是由于地位日趋巩固，元僖不免有些骄纵起来，于是受到了御史中丞李巨源的劾奏。元僖不平，向太宗诉说道：“臣天子儿，以犯中丞故被鞠，愿赐宽宥。”太宗说：“此朝廷仪制，孰敢违之！朕若有过，臣下尚加纠擿。汝为开封尹，可不奉法耶？”还是按规定处罚了元僖。但是不久，李巨源也被免去了御史中丞之职，于端拱元年闰五月出知朗州（今湖南常德）。元僖终究还是占了上风，报复了劾奏自己的御史中丞。于此可知，太宗还是很宠爱元僖的。

端拱元年七月起，宰相赵普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已经基本不理朝政了。但是，元僖的地位却日渐巩固。另一位宰相吕蒙正，也是与元僖交好的。淳化元年（990）正月，赵普罢相后，中书是吕蒙正独相，与元僖的关系日趋密切。淳化二年（991）九月，太宗对近臣说：“屡有人言储贰事，朕颇读书，见前代治乱，岂不在心！且近世浇薄，若建立太子，则官僚皆须称臣。官僚职次与上台等，人情之间，深所不安。盖诸子冲动，未有成人之性，所命僚属，悉择良善之士，至于台隶辈，朕亦自拣选，不令奸险巧佞在其左右。读书听书，咸有课程，待其长成，自有裁制。何言事者未谅此心耶？”太宗对臣僚屡屡上疏言立储之事，已显得颇不耐烦，埋怨言事者不能体谅他心意。然而，偏偏又有不识相者上书。左正言、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阁上书，请立许王元僖为皇太子。宋沆是吕蒙正的妻族，又是蒙正擢用的人，因此，宋沆所为，使人不能不怀疑是吕蒙正在背后支持，而且反映出吕蒙正与元僖关系已深。太宗见书大怒，认为“词意狂妄”，不仅责罚了宋沆等人，而且以“援引亲昵，窃禄偷安”的罪名，罢去了吕蒙正宰相职务。冯



拯与黄裳、王世则、洪湛，伏根请立许王元僖，太宗发怒，悉贬岭外。元僖的太子梦，终究未能实现。

淳化三年（992）十一月，元僖早朝时，刚坐到殿庐中，就感觉身体不舒服，于是不再入朝拜谒，马上返回府中。太宗闻知消息后，马上到元僖府中去看望，病已很重，太宗叫他，还能答应。不一会儿，元僖就死去了，终年27岁。太宗哭得很伤心，左右的人都不敢仰视他。史称，元僖“性仁孝，姿貌雄毅，沉静寡言，尹京五年，政事无失。”，所以太宗特别钟爱。元僖死后，追赠太子，谥曰恭孝。太宗追念不已，有时哭得整夜不睡，写下《思亡子诗》，给近臣传看。

其实，元僖的死，乃事出有因，并非自然死亡。《宋史》卷245《宗室二·元僖传》记载：

未几，人有言元僖为嬖妾张氏所惑，张颇专恣，捶婢仆有至死者，而元僖不知。张又于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，僭差逾制。上怒，遣昭宣使王继恩验问，张缢死，左右亲吏悉决杖停免，毁张氏父母冢墓，亲属皆配流。开封府判官、右谏议大夫吕端，推官、职方员外郎陈载，并坐裨赞有失，端黜为卫尉少卿，载为殿史侍御史。许王府咨议、工部郎中赵令图，侍讲、库部员外郎阎象，并坐辅道无状，削两任免。诏停册礼，以一品鹵簿葬。

《长编》卷33所载略同，但多一句：“又言元僖因误食他物得病，及其宫中私事。”元僖到底如何死的？太宗为什么发怒，降低元僖葬礼的规格？《宋史》与《长编》均未明言。

《长编纪事本末》卷9《太宗皇帝·诸王事迹》又载：“上始追捕许王寮吏，将穷究其事。左谏议大夫魏羽乘间言于上曰：‘汉戾太子窃弄父兵，当时言者以其罪笞尔。今许王之过未甚于此也。’上嘉纳之。由是被劾者皆获轻典。”由此看来，元僖的问题相当严重，魏羽甚至拿汉武帝之子起兵的事相比





较。但究竟是何事呢？记载中仍未言明。

《默记》卷上记载：

（元僖）娶功臣李谦溥侄女，而王不喜之，嬖惑侍妾张氏号张梳头，阴有废嫡立为夫人之约。会冬至日，当家会上寿，张预以万金令人作关捩金注子，同身两用，一着酒，一着毒酒。来日，早入朝贺，夫妇先上寿。张先斟王酒，次夫人。无何，夫妇献酬，王互换酒饮，而毒酒乃在王盏中。张立于屏风后，见之，挽耳顿足。王饮罢趋朝，至殿庐中，即觉体中昏愤不知人，不俟贺，扶上马，至东华门外，失马仆于地，扶策以归而卒。太宗极哀恻，命王继恩及御史武元颖鞠治。顷刻狱就，擒张及造酒注子人凡数辈，即以冬至日齑钉于东华门外。赠王为太子，府僚吕端、陈载俱贬官。而张去华已去官，旋以它事贬云。去华之孙景山言，亲见其详。今国史载此事多微辞，惟言“上闻之，停册礼，命毁张之坟墓”而已。

《默记》的记载，出自张去华之孙，当应可信。与史籍所载对照看，也一一合拍，故属信史。按《默记》所载，元僖是中毒而死的，下毒者乃其小妾，目的本是为了毒死元僖之妻李氏。《默记》说元僖所娶是李谦溥侄女，据《宋史》卷245《宗室二》，当为李谦溥之女。

元僖在与宰相交好、太宗钟爱的情况下，当太子的呼声日高，正处在一帆风顺的大好时机。不料却因侍妾下毒，而误被毒死，并在死后为太宗所厌恶，连太子的称号也被削去。真宗即位后，始诏中外，称元僖为太子。太宗诸子中，第一位准继承人就这样死去了。

赵
恒





二、寇准定策立太子

太宗末年，日渐觉得身体不适，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立储传国问题便提上了日程。

寇准因禀性率直被贬青州数年。淳化三年（公元992年）九月，寇准应诏从青州回京，进宫拜见太宗皇帝。

太宗紧锁双眉，闷闷不乐。他正犯脚病，脚面肿得很厉害。看见寇准进来，微露喜色，召寇准坐到自己的身边，撩起衣服，让寇准看自己的脚。然后，声音低微地说：

“我年老多病，现在脚又有疾，真是天意啊！朕十分想念爱卿，怎么来得这样迟慢？”

寇准委婉地说：“臣不受诏命，怎么敢回到京城来呢！”

太宗皇帝深深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立太子的事，闹得朕心神不安。朕虽多方相询，但其说法不一。今召回爱卿，就是为了这件大事。知卿素有深谋远虑，请替朕拿拿主意。”

寇准说：“臣既已来，便有一句话上达陛下，希望陛下采纳。”

太宗说：“但说无妨。我恕你无罪就是了。”

寇准思索了一会儿说：“陛下替天下人选择君主，不可以跟妇人谋划，不可以跟宦官谋划，也不可以跟近臣（帝王的亲信）谋划；希望陛下自己选择在天下人心中有威信有名望的人为太子。”

太宗皇帝迷惑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不可以和妇人商量？”

寇准郑重地说：“陛下知道‘平定诸吕’的故事吧？刘邦死后，皇后吕雉执掌朝政，重用外戚。惠帝死后，吕雉让她的侄子吕产、吕禄等当上了南北军的将军。这样，吕后和诸吕就控制了军政大权。吕后刚死，诸吕集团企图夺取西汉皇位。当时西汉老臣陈平、周勃为挽救朝廷，联络刘氏王侯的军队，迫



使诸吕交出兵权，杀死吕产。随后，陈平、周勃拥立刘邦的儿子刘恒为帝，就是汉文帝，这才保住了汉朝天下。由此可知，与妇人谋，皇权很可能被外戚所夺，对宋室不利。”

太宗皇帝恍然大悟地说：“爱卿说得很对，自古以来，贤良妇人是少见。爱卿再说一说，为什么不能与宦官谋划呢？”

寇准神态安然地说道：“陛下听说过赵高篡权的故事吧。赵高是秦始皇的一个宦官，深得秦始皇的信任，让他当十八子胡亥的法律教师，后来又为秦始皇掌管印信、文书等事。本来，扶苏是太子。但秦始皇一死，赵高便串通胡亥，胁迫丞相李斯，伪造秦始皇诏书，立胡亥为太子。又假造诏书一封，给扶苏和蒙恬加上不忠的罪名，派人拿着假诏书去逼死扶苏，逮捕蒙恬。然后，把胡亥立为二世皇帝。赵高从此把持了朝廷大权。所以，与宦官谋划，皇权很可能被他们所窃取。”

太宗皇帝听着，不住地点头。接着问道：“为什么不能与近臣谋划呢？”

寇准胸有成竹地说：“那例子就更多了。比如春秋时，齐桓公宠幸的近臣易牙，他听齐桓公说，桓公的病须吃小孩的肉才能治好。易牙回到家便杀死了自己的儿子，蒸成羹（肉粥），献给齐桓公，深得齐桓公的信任。但是，等到齐桓公病重不能过问政事时，易牙就下了毒手。他与竖刁、开方等人把齐桓公关闭起来，不准外人接触，不给饭吃，不给水喝。齐桓公一死，他们便杀害群臣，夺取权柄。因此，臣以为，必须陛下亲自为天下人选择太子。”

寇准的一席话，深深地打动了太宗皇帝。太宗皇帝思索了一会儿，屏退左右的人，用信赖的目光打量着寇准，对寇准说：

“襄王元侃可以吗？”

寇准忙说：“知子莫若父。陛下既然认为可以就不必再问





外人，早日决定。”

太宗皇帝遂于至道元年（公元995年）八月立襄王元侃为皇太子，改名恒，封寿王。

皇上立太子，以保证江山万年不变，乃是非常正常的事，是历朝成代的规矩。不过，自唐末以来，中国历经战乱，朝政荒废，立储之举已停顿约百年之久。尤其是在五代十国时期，短短几十年间竟换了十几个皇帝，帝位都保不住，更不用说立皇太子了。因此，太宗立储又成了平民百姓眼中百年不遇的大事。

八月二十三日，太宗以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为册皇太子礼仪使，负责准备册礼事宜。有关部门对太宗说：“唐制，宫臣参贺太子，皆舞蹈。开元始罢之。故事，百官及东宫接见，祇呼皇太子，上笺启，即称皇太子殿下。百官自称名，宫官自称臣。常所行用左春坊印，宫内行令。又按唐制，凡东宫处分论事之书，皇太子并画诺，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姓名，宣令奉行书按画日。其与亲友、师傅书，不用此制。今请如开元之制，宫臣止称臣，不行舞蹈之礼。伏缘皇太子兼判开封府，其所上表状即署皇太子位，其当申中书、枢密院状，祇判官等署，余断案及处分公事并画诺。”太宗命将“诺”改为“准”，其余均按有关部门建议办。有关部门又说：“百官见皇太子，自两省五品、尚书省御史台四品、诸司三品以上，皆答拜，余悉受拜。宫臣自左右庶子以下，悉用参见之仪。其皇太子宴会，位在王公上。”太宗同意。有关部门又草拟好皇太子受册毕见皇后仪，太宗诏止用宫中常礼。

九月二十四日，太宗御朝元殿，册立皇太子，陈列如元会之仪。皇太子赵恒自东宫常服乘马，赴朝元门外轍次，改服远游冠、朱明衣，三师、三少导从入殿，受册、宝，太尉率百官奉贺。皇太子易服乘马还宫，百官常服诣官参贺，自枢密使内职、诸王宗室、师保宾客宫臣等毕集，皆序班于宫门之外。庶